



當你上完上午第四堂課，你也許本來有些書本上不解之處要向教授先生請益，但如想到這「快吾朵頤」四個字，我想「管他媽撈什子物理，吃完飯再說」之意念總會浮現你的腦中。假使不幸教授遲遲不下課，儘管他課教的多麼好，肚子的吶喊總會掩蓋過他的聲響，呆在教室中真如坐針氈，滿肚子不舒服。

禮運篇：「飲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。」此人心所欲之大端緒也！說得好像一點就是營養與生育，當然這二件大事不是只有人類才需要，實乃天生即秉具者，歸根結底而言，就是生存與繁衍。人類爲了自別於其所不屑之禽獸，自然而然套上了「藝術」兩個字，食的藝術，愛的藝術，唔！果然好聽多了。在

傳統中國文化薰陶下，老饕當然也是一派道貌岸然，夫子避談怪力亂神，本人多一項，對「男女」也諱而不言。五官中，嘴巴用途最廣，有多方面的功能，罵人罵得狗血淋頭，公堂對簿，拍馬屁少不了它，當然援吻，吃東西更少不了它。吃也比視、聽較具有佔有感，聽到一段優美旋律，總覺片刻即逝；一位美女在眼前，雖是看得見，一時使你心花怒放，但總不是己物；唯有佳饌存在肚子裏最保險。

關於吃，大家的經驗最豐富不過了，自嬰兒呱呱落地，就哭着吮奶，從此而後，那張大嘴就一直沒停過，直到最後還要嚥下一口氣向我們這美麗的世界

道一聲 Saiyonara，但不是這樣就沒事了，人間的親友唯恐他的大嘴不甘寂寞，祭上肥猪肥羊大鷄大鴨，一來把他的大嘴塞得滿滿的，免得大嘴閒來無事在閻王爺大老爺之前胡言，二來讓他能「食肉思源」，在閻王面前美言幾句，待死後還能投世轉胎。說實在的，地獄鬼滿為患，公害問題也不輕，如想吸一口新鮮的空氣而上天堂那倒用不着，一來天堂「仙」煙稀少，舉目無親；二來地上煙囪爭高，把天堂諸仙原本冠玉之大臉，薰的如黑判官。

你說我很懂食的藝術，那倒不敢當，只不過喜歡閒來無事作一作嘴巴操，不過這嘴巴操不是像河東獅吼要動用全身氣功，震動聲帶的嘴巴操。人家稱我們中國人是最懂得吃的民族，那倒不假，中國人中找不出幾個會像傻子亞里斯多得蹲在溪邊石頭上，研究魚的產卵，孵化，成長過程。一條魚出現在中國人面前，那麼他的腦子也經過了一些哲學思辯與判斷過程，這條魚該紅燒呢，還是文燉呢？當他抿一抿嘴，咧着嘴笑時，香噴噴的魚就進口作嘴巴操了。記得林語堂說過：中國人之所以對動植物研究毫無貢獻，也就是這一原因，不能冷靜觀察一條魚，而一心只想魚在口中的滋味。不管是在學校，在家裏，或是在成功嶺，每隔一些時候，我們腦海中便會浮起「吃飯時間到了吧」。吃飯實在最重要不過了，就是再盛大的會議，有緊急的問題尚未討論完畢，吃飯時間一到，也得暫告一段落，解決肚子問題重要。

外國人對吃也相當講究氣派，克里姆林宮邀宴尼克森總統，一擺就是長達五百呎的宴席，真令人歎止。說中國人好吃實非過言，打從除夕團圓飯，上元元宵，端午肉粽，中秋月餅，冬至進補，尾牙春捲，這些只是比較重要的吃的節日，譬如忌日祭祖，××區大拜拜（這些日子你忘了沒）生日的豬腳、麵、壽桃、蛋糕、訂婚、結婚喜宴，即使死了人也有喪宴，總脫離不了吃，令人感覺的像是為吃而有這些日子，如果一個民俗節日沒有吃，這個節日壽命不長矣。中國吃的地方實在太多，小自街頭巷尾之小麵攤，大至氣派非凡之大飯店，而且各城市都少不了以吃聞名的夜市，一到某市玩，第一件大事，當然到夜市

去填一填肚子。記得小時候有一陣子流傳着世界末日將至，鄰居一聽第一件事，就是把家中飼養的雞鴨宰了，要死也不要當餓死鬼。如果有事託於人，或是邀馬子或是官商勾結，總離不開吃的地方，什麼事到了飯店一句話就解決了，所以飯店也兼了和事佬的差職。

水可載舟亦可覆舟，肚子亦然，一切戰爭、革命、不都以吃的問題為基因，一旦人民肚子空轉的時候，和平只不過是可望不可及之夢。所以各國無不謹慎處理糧食問題。赫魯雪夫不也是因糧食問題而垮臺，目前中共蘇俄也都為此煩惱。肚於是乎在現代政治扮演一重要角色，非能等閒視之。是以自有人之始，當夏娃為了偷吃一隻蘋果，惹下禍端，此後這個無底洞一直與禍端相伴，唯肚論實有賴我輩研究之，以增吾肚之福祉。

（上接二十三頁）

傳：「我以為出版時空實在沒有必要，尤其是郵寄國外部分。你們辛辛苦苦寫稿編印，還花偌多郵資，寄給他們，但是雜誌一到他們手裡，他們至多不過隨便翻翻，就丟到一旁。你得承認，時空在他們生活中並無什麼地位，有無不關緊要。即使是最關心的，還不是寄來十元美金或來封短函而已。我並不是對海外學長有何偏見，這其實無可奈何的事。歸根究底，你生活在什麼地方，只能做什麼地方的事。」

筆：「那麼您是否有取代時空的構想呢？」

傳：「我想你們就每個月編一份會報，報導物理界的動態好了。Physics Today上便可以找到很多材料；至於國內消息，可以請教諸位教授——他們大概熟悉一點。這樣子，對許多人——尤其是低年級的——有很多幫助，因為不是個人都看得到類似Physics Today這種雜誌的。此外，會報以油印形式，所費也不多。」

筆：「假若停止時空發行，你想會不會有很多人反對？」

傳：「這個當然避免不了。雖然時空實際上的困難已經如此明顯，但盲目的反對還是會有的。所以，這個可能不容易辦到。」

筆：「也只有看看下學年負責人怎麼辦了。」（完）